



追光乌龙峡

衣 名

走进乌龙峡,夕阳正在西下,不过对摄影人而言,黄金时刻莫过于此,晨昏旦夕可是出作品的好时光啊。有幸加入山西省民俗摄影协会后,在2020年底同协会的几位会员来到大同市册田水库自然风景区乌龙峡采风。

乌龙峡位于桑干湖坝东,两岸为火山熔岩,经河水亿年冲刷,形成长10公里、宽百余米的天然奇峡,两壁削峭,危崖万状,峡谷九曲,怪石琳琅,百泉喷涌,溪流激荡。

夕照中的乌龙峡显得格外妩媚,晚霞映照着峡溪,欢快流淌的水面似蒙上了一层绯红的纱帐,树木的倒影在逆光下随波摇动,波痕如音乐颤动的

旋律,有潺湲,有激荡,有跳动;听峡中水流之音律,有诗意般的恬适、清润;水声夹杂着鸟叫清脆悦耳,令人感到心情怡然;不知什么鸟,从林间扑棱扑棱飞来飞去,似乎在对峡中突然到来的客人表示欢迎。幽幽的天,微云轻抹,仰望天空,被无数个树冠弥盖,天地间一派幽静神秘。难怪大家一致惊叹乌龙峡有九塞沟的美。峡溪已结薄冰,但水中涧边仍有星星点点嫩草绿叶,不畏严寒顽强地为乌龙峡装点绿色,可爱极了。不知是谁轻信了薄冰,一脚踩空,裤子被水浸湿了半截,小小虚惊成了旅行中的乐趣。是的,人们难得在冬天陶醉

于林、水、石、霞之间;采风组的朋友们放声笑唱,可逮着放纵心情的好机会了,把对大自然的欣喜与狂热都融入了这一片景中;歌声,笑声,水声,鸟声,快门声汇成了一首人与自然和谐的乐声。

乌龙峡因峡内黑色火山石形态各异而得名:如飞龙卧虎,蹲狮匍龟,似巨象倚水,黑牛望月,在水与树、树与影、影与波之间,这里的石头绝对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,它还使平缓的水面有了曲折,有了跌荡,让幽寂的峡溪有了悦耳的声响,成为乌龙峡一道凝固的风景。

听当地人讲,乌龙峡的夏天特别

美,清风秀水,彩蝶翻飞,蛙鸣声声,来这里度假旅游的人,或峡溪荡舟,岸边垂钓,或柳荫野餐,坐地写生,或以家庭的形式搭着帐篷夜宿,饮露餐风,享受泉流洗沐的清凉。好一个风情无限的世外桃源啊!

夕阳去得如此匆匆,刚刚还挂在树梢,抢拍间霞光沉落,天边最后一抹绯红也隐去,令人惋惜,惋惜间我给摄影发烧友们起了个名字叫“执着的追光人”。

走出乌龙峡,青灰的天色已迷蒙,乌龙峡的情影烟云般消失在依依难舍中,祈盼着下次走进乌龙峡是在晨曦中,是在绿盈盈的夏日里……



老城新味

刘 跃

我曾多次漫步在回龙窝,每次都有新的发现、新的感受。它的老城新味深深地吸引着我。

回龙窝位于徐州市中心城区,是徐州仅存的历史文化街区,保留着晚清建筑风格。相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驻跸徐州时,乘兴到回龙窝游玩,不想走进一个死胡同,只好打道回府,故有此名。走进回龙窝,只见一座座独门小院,前后相连,左右相接,青砖灰瓦,古朴素雅。狭窄的小巷长短不一,坚硬的石板路清洁如洗,笔直的砖墙高耸林立。门前、窗下、墙角、巷口栽种着景观植物,或一棵国槐、或几株腊梅、或一丛翠竹、或满壁爬山虎,或其它花草树木,林林总总,高矮粗细,视野所及,皆不虚见。它们有的枝枯叶干、有的绿意盎然、有的鲜花怒放、有的冬果累累,给青砖灰瓦增添无穷的灵气、无限的生机。巷口的几组雕塑,截取历史镜头作为画面进行展示,显露着世间的温情。一个个店铺各具特色,品牌餐饮、特色小吃、精品客栈、创意零售应有尽有。南侧有一座小庭院,假山池水,长廊小亭,一派园林风光。总之,现在的回龙窝可游玩、可休憩、可购物、可果腹。它不仅有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沉淀,还联结着徐州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可以回望老徐州的人文景观,体验新徐州的生活情怀。

回龙窝建有徐州城墙博物馆,既现代又传统,既地上又地下,既开放又封闭,既明亮又幽暗。博物馆建筑设计别具匠心,又与周围环境、建筑融为一体,没有任何违和感。地上展室是个人收藏展,用展柜展示中外葡萄酒酒标,种类繁多,令人目不暇接,大开眼界。地下展室是徐州历史展,可以从展图中领略徐州千年的历史变革及建城史。旁边是下沉式小广场,可以近距离与明代城墙接触,这段明代城墙遗址曾埋没地下600年而后重见天日。高大巍峨的墙体,整齐排列的灰砖,处处遍布的青苔,洋溢着线条的美感,裹挟着厚重的历史感。透过它,仿佛折射出明朝的历史烟云和市井风情,似乎感悟到岁月变幻和人世沧桑。

回龙窝值得一游,男女老幼皆宜,春夏秋冬均可。

闺蜜团旅行记

陈 徽

上学时的几位好闺蜜,相约一起去走一段黄沙黄河黄土坡的旅游线路。我二话不说,立即同意。

飞机抵达西安后,恰逢阴雨天。连绵不断的雨水,没有挡住我们前往延安的脚步。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去参观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枣园革命旧址。黄昏时分,又登上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摇篮的清凉山。晚上8点,观看了表现红色延安厚重历史的宝塔山灯光秀。

一路向西一路景,一路欢笑一路歌。我们来到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——平遥古城。由于受疫情影响,昔日人头涌涌、一票难求的平遥古城,显得有点人员稀疏,我们游玩得优哉游哉。跟着导游边听边看,透过平遥古城的一座座古宅、大院和历史遗迹,往日的辉煌仍好似历历在目。同时,感叹平遥古城当时建筑设计之精致宏大,官署治理思想之高瞻远瞩,晋商商帮大商业的远见卓识,百姓生活的融和幸福,一方水土的安乐繁盛。两天的平遥之旅,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思想洗礼。坚忍不

拔、顽强不屈、信义为本、以义取利、互惠互利的思想是晋商留给我们的传统美德和宝贵精神财富。

更加珍贵的是,生长在南方的我们,一直对沙漠充满敬畏,这次终于去了趟壮美的腾格尔沙漠,感受沙漠茫茫、浩浩荡荡的宏大气象。

当乘坐的越野车驶离沙漠边缘后,越野车司机让我们体验一场新奇刺激的“沙漠冲浪”。他突然加速,开车冲上高高耸立的沙丘之顶,我们的心随即都被悬吊起来,紧紧地闭上双眼,不敢看前方的路。双手同时用力牢牢抓住车把椅,惊魂未定,车子又一头俯冲下去,车速超快,车内同时发出尖叫声,感觉魂魄都不知飞哪儿了,害怕又刺激!就在这样的惊险中,越野车翻过了一座座沙丘来到了沙漠的腹地时,天已近黄昏了。我们欢快地爬上沙丘最高点,在沙脊上看夕阳余晖,放声歌唱,走起模特步,跳起《小天鹅圆舞曲》,对话星空点点,肆意得仿佛又回到了年少轻狂的岁月。

早上6点,我们又爬上沙丘,守候

大漠日出。红霞金沙的景象让我们瞬间激情释放,兴奋不已中,我们决定回程做一个跋涉者,徒步6公里,走出沙漠腹地。顶着干燥、高温,顺着越野车留下的路径,我们弯弯绕绕地走在了大漠中。在沙漠里行走,着急不得,脚下是细软而烫的黄沙,一步一陷,每走一步都需要力气。如此反复,翻越着一个又一个沙丘,不管有多高,我们默契合作,稍息片刻,执着地登上去;不管有多远,我们相互鼓励,喝一口水,相信坚持的美好。今天,回想起来,仍有一种大沙漠小英雄的自豪。

十多天的出游,我们不知疲劳,早出晚归,青春的锐气尚在流动。沿途景色的美不言而喻,而经过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洗礼,金沙大漠挑战的结伴而行,留下人生中又一次难忘的回忆!

岁月在流逝,容颜也会老去,当我们走过更多的地方,见过更多的风景,才会抵住时间的侵蚀,所以,去旅行吧!不要等到真的老到走不动了再去追悔。

喀纳斯的迷雾

丛 风

雪依然在下,大地依然安详,独驾一车逆流而上,消失在号称景区面积名列世界第一的喀纳斯林海雪原,那种天地一沙鸥的孤独感,纯正而注定挥之不去,如长长的雪路,没有尽头。

昔日流淌的喀纳斯河藏在雪下冰下,静静地冬眠,正酝酿着来年的开春计划。河滩经过大雪的拼命掩埋,仍然显示出桀骜不驯零乱的轮廓。雪盖河心沙洲,龙潜雪底,卧龙湾显得寂寞清冷。河道弯出一个反向的“S”形,如一轮下弦弯月连着一轮上弦弯月,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,时光在月亮湾被压缩省略,直接越过三五望日,进入快进模式。大雪一统河山,呈现出一幅极简主义画风的黑白画卷。这里连水的痕迹都没有,难道真有传说中的水怪吗?

远处河道中心一袭冰蓝,奇兵一般偷袭,打破了冰雪的封锁,在冰层上撕开了一道口子。从老村桥上往下看,撕裂的冰层悬在距河面尺余的半空中,水色剔透得沁人心脾,溪流淙淙,如打开话匣子,回答着我们的

提问,叙述着喀纳斯的前世今生、荣辱盛衰。一开口就停不下来,仿佛有很多心里话要急着说完。出口成章,呵气成雾,雾看上去没着没落地弥漫开来,河面上笼罩出一派迷茫的气象,影影绰绰看不清神仙湾的面目。

柔弱的雾气勉强栖身在岸边枝杈,仿佛有了主心骨,肆无忌惮地煽情,枝条就流下了一串串冰玉一般的泪滴,来不及拂拭,冻结在枝条上,泪光闪闪,柔弱中带伤。原本斜着向上生长的状如宝塔的枝杈,在泪珠的重压下,横向展开来,压弯了腰,低下了高傲的头颅,有的终于不堪重负折断。放眼望去,白雪皑皑的雪峰与冰河之间,列着一支巨型方阵,靠近河岸肃立着几排身裹雾凇冰装、纪律严整的重装甲士,甲士后面站立着高大的树,沿山势而上排到半山腰,莽莽苍苍,须发皆白,似忠诚的哨兵,穿越千年守护着喀纳斯。

跌跌撞撞登上观鱼台,眼界豁然开朗。凭栏远眺,喀纳斯湖化身为平平展展的雪野,夹在两山之间,纤尘

不染,雪以纯洁拒绝人们的到来。两侧山坡上挺拔的云杉,以大哥的姿态昂首直刺苍穹,带领一帮小弟——矮曲稀疏的红松、冷冰冰垂手矗立的冷杉、针叶落尽的落叶松……枝挑残雪,流露出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延伸带的傲慢。

雪越下越大,抚平在雪地上踩出的一串串伤痕,再回首,已找不到来时时的脚印。茫茫林海雪原,踏雪无痕,无辨西东,关山难越、谁悲失路之人的惆怅慢慢涌起,孤零零地在台上冰冷地仰望。

回到喀纳斯老村,街上空无一人,夜空里传来一两声犬吠,窗户里散出几处迷蒙的多彩亮光。现在正是图瓦族人猫冬的季节,来了我等兴致勃勃的游人,打乱了当地人的生物钟。愧疚地撩起客栈门帘,推开门的那一瞬间,似乎寻觅到了柴门闻犬吠、风雪夜归人的意境。抖落厚厚的雪衣,喝下几杯热乎乎的奶茶,暖流慢慢地流遍全身,幸福就这样简简单单,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。